

Shadow

浮生·十二怨 赵波 著

爱情只是光，它只起光的短暂作用。它是吸血鬼，白日来临，它就悄然隐退。
我需要爱情，不管它是长还是短，因为我不能总在黑暗中过日子。



Shadow

浮生·十二怨

赵波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赵波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浮生·十二怨/赵波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6

ISBN 978-7-80759-951-7

I. 浮...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6451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26mm × 185mm

字数: 145千字

印 张: 7.25

出版时间: 2009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春光

特约编辑: 刘 莉

封面设计: 居 居

ISBN 978-7-80759-951-7

定 价: 19.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Preface 写在四本新书出版之际

我有情感匮乏症，极度需要情感安慰。

情感饥渴如同小孩子等着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抚摸来喂。总是感觉饿。

皮肤感到饥饿，需要有温暖的手来抚摸，心灵感觉饥饿，需要有爱的语言来催眠。

无休无止，难以满足。

这种脆弱和缺乏安全感，来自我的童年阴影，父母总是在我的身边吵架。

他们不相爱，却错误地走到一起。

于是吵了一辈子，也给我投下了恐惧婚姻和家庭的阴影。

于是，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完全满足我对于情感的饥渴梦想，因为那样的强烈足以让正常男人发疯。

我每时每刻都想要拥有爱和保证，希望我爱的人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他永远不离开我，永远只爱我一个人。

每日枕着他的名字入眠，感觉和他的世界隔着黑白两色，那么远那么好，不想从有他的梦里醒来，即使他在远方，也身不由己。

想要他带着我飞翔，飞到另外一个世界。

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承载我的希望和梦想，爱上一个人，等待的焦虑先使我无望，令我倦怠，未老先衰。

我很多次飞蛾扑火般爱上一个人——又很多次心灰意冷，爱无可爱。

而写作，最后担当了我的爱人角色，给我全心的补充和体贴。

现在，我把我的笔记本电脑称为我的爱人。我床的一大半属于我的这个爱人。

他永远对我不离不弃，莫失莫忘。

他永远对我忠诚，从不背叛和三心二意。

我是一个标准的都会动物。

喜欢生活在大都市，尽管平时我更多的时间是与它隔着窗，隔着一定的距离。

我们很多人对大都会都会怀有一种特殊感情，这种感情和爱情十分相近：投入、迷恋、失宠、嫉恨、旁观、快乐、陶醉、占有、欣赏、悔意——在大都会，个人显得那么细微和渺小，一切都将成为过眼烟云，一切都将转瞬即逝，只有写作使我得以记录那一个个故事和心情。通过写作，与你相遇，这一古老的方式让我永远为之心动不已，乐此不疲。

感谢写作、音乐、艺术和生活。

感谢乔美仁波切活佛师傅的精神指引。

感谢出版人路金波和责任编辑陈蔡、刘莉以及书的设计人美女居居。

感谢提供这四本书美术支持的画界友人：张晓刚，叶永青，喻红，杨千。

感谢我的两个阿姨、姨夫和两个舅舅，还有我的两个表妹和她们的两个天使女儿，让我在突然失去母亲的巨痛后还能品尝到家庭的温暖和天伦之乐。

感谢恩师陈村和吴亮。

感谢我的女人帮：桃子，申玲，袁梅，朱蓉，谢蓉，陈彤，顾雪，王澜，陈纪元等一众女友。

感谢所有长期支持我和安慰我的波纹们，你们在博客上不断给我打气，给我写电子邮件，才让我有不断跌倒又不断站起来的勇气。

谢谢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读者。

好人一生平安。

2009年5月6日

于江南常州老家的医院病床

Contents

- 001→ 自序：梦中人
- 005→ 浮生药记
- 013→ 独角戏
- 023→ 一辑日记
- 045→ 非典型爱欲
- 051→ 灰姑娘
- 063→ 二分之一男人
- 075→ 和马有关的生活之幻想
- 087→ 带伤的猫
- 107→ 执迷不悟
- 117→ 一个世纪最后的浪漫
- 139→ 星座情缘
- 169→ 关于爱情的不可得到

附录

- 223→ 赵波的非花之花

Preface 自序：梦中人

有人说，人生有几大值得庆幸的事情：一是离婚无孩，二是误进牢狱后提前释放，三是得了绝症又医好了。

还有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全是一些本来是坏事，但坏事里又变成好事的事情。多了尝试却不用承担后果。

如果这样说，我经历了一件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曾经对人生灰心失望有过激行为却又未遂。丧失理智的行动，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受了伤，还好不是没法医治。

在我自己清醒后看来，也真觉得是人生一大幸事。

其实，人经常有晕头转向的时候，在做出某些伤害自己的举动的时候，未必都是内心明白的。

所谓鬼使神差，真是有的，因为无法预料和防备，更可怕。

我自认是个胆子小的人，连恐怖电影和恐怖小说也不敢看，看了会做噩梦的。而且，我是自恋的，可是，竟然这样的人有一天也厌世，自弃——

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能完全掌握得了自己，所以，现在，我内心充满敬畏，甚至对空气中一些莫名的东西亦如此。

自己是弱小的，当灵魂在空间中俯身看向地上的身体，灵肉分离，那一刻，自己又在哪里？哪一个又是自

己？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哪一刻才是真实的？

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的梦，其中一个耳边响起美妙的音乐，我的眼前有一个小匣子，然后，一个童子模样的人对我说，师父本来可以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天天都可以让你过得很美——

我做这梦的第二天，是要被送上手术台做多项手术，我惶恐地觉得这是老天的示命，如果我做了手术，是不是就去不了师父原本准备带我去的地方了呢？是不是我上了手术台就要被装进那个小匣子里？到底是说不做手术就会进小匣子，还是做了手术就违背了师父的命令？

我害怕得不行，对亲人告之以师父的梦，但是他们谁也不信。第二天早晨我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全身麻醉以后，困倦中身旁的护士听见我嘀咕了一句，我累了，先走了。

后来，当然是，再次醒来。

到现在还活着，重新感到自己很爱活着，活着原本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只是现在更容易感到恍惚，好像还在梦里，感觉依稀，恍惚，不太真切。

我不知道我梦里的师父是谁，他又在哪里等着我，他没有生我的气吧？以后等我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真到了老了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愿意带我去一个天天可以很美的地方？那个地方又究竟是在哪里？

这些想法，让我更感觉人生若梦。而人生就是浮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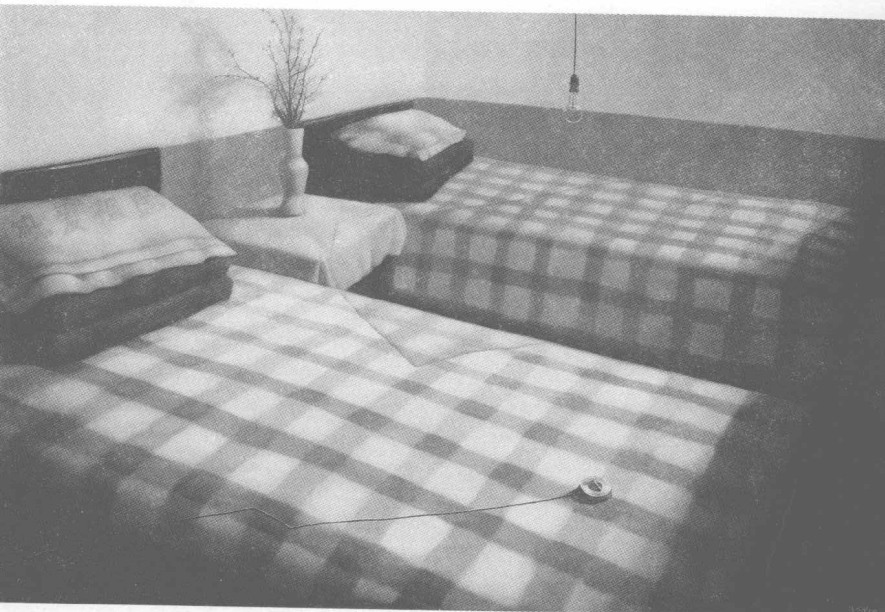
这本有关浮生的书，净是一个爱做梦的人说的梦话。

梦中人说一些梦中事。

就当我还没有全醒过来吧。谁又不曾做过梦呢？那种感觉总是有人懂的吧。

感谢田原拍的照片。在我的家里，那只猫——小狼，
现在她已经离开我了，而且长大了，愿她过得好。

感谢张晓刚提供的《记忆与失忆》系列画。



浮生药记

“怎么会碰见你？怎么这么倒霉会碰到你？”

她遇到他，相识后的某个月，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头痛病。

痛起来非常奇怪，犹如拉风箱一般，非常突然。

并且身上会有奇痒难忍的感觉。有时候，她在早晨醒来，会发现自己身上被抽打过似的，一条一条的鞭痕，带着血色，麻绳的纹路清晰可见。

“也许是你死了的妻子下过咒语吧？她一定禁止你爱上别的女人。”

为什么从前从来没有这么过？从来没有这样痛过？

这痛来得那样奇怪，一阵一阵，恨不得把自己的肉一块一块挖下来，恨不得把自己的指甲挖得血淋淋的。

这样心头才会舒服一点。

多么奇怪呵。

是很奇怪，她痛苦的时候是他不在她身边之时，只要他在她身边，用他的身体紧紧抱住她，她便会奇迹般地得到解脱，身体不痛亦不痒，一切都能得到解脱。

她不会拿自己的痛苦来骗他的，他相信她不是那种傻得用这种谎话来骗他多陪她的女人，不会的。他怜惜地抚摸她身上犹如用细麻绳勒过的条条红印，深红的血印过了点时间便发紫，印着雪白的皮肤，像画似的，美得残酷。

难怪她要把自己的病归结到他的死去的妻子身上去，因为只要他在她的身边，病就不发作，好像控制病的鬼正在空中监视，等他走了，不在她的左右，才加倍地降临于她的身体，索取他陪伴她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于她的猜想，他感到无从辩驳，又感到无从谈起。两年前，妻的永远离去是他心上的一大块伤。他是依恋那个女人的，她永远离去后更加依恋。可能这是天下男人容易犯的贱，妻子在身边时，他没有特别地珍惜，可一旦妻不在了，他才感到所有的女人其实都比不过妻。比如，他现在有钱了，那些女人看上的是他的人还是钱？还会有谁

像妻一样从他默默无闻、一无所有时就无怨无悔地追随？

我还能相信谁对我有真心？

在情欲最浓时，他也会突然从情感中抽身，冷漠地看着身边的女人想起从前妻子温柔的脸。

他不是不信任她这一个，而是不信任在妻子之后所有爱上他的女人。

只不过，这次的这个微微让他多了点动心而已。

她长得很像妻子。神态，表情和习惯都像。

他觉得可能他会和她多交往一段时间。

那一刻，她会在他的怀里突然打一个寒噤，刚刚过去的欢情似乎也一下退潮，床的四周有凉风袭来。

她睁眼看向他的眼眸，已经不是求欢前的模样，他若有所思的表情像一道冷冷的墙，正在把他和她隔开。

哦，他并没有像她以为的那样爱上了她。

也许正因为察觉到他是一个在别的女人身上找寻妻子旧影的男人，她才在后来刻意地想离开他。

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不想成为另一个女人的替身，不想他在看着她的时候，眼里掠过复杂的阴霾，那些阴霾多半因为回忆而起。有些人天生属于恋尸癖，收集记忆，

酷爱回忆的人就属于恋尸癖的一种，那样的人多半无药可救——即使她是感到爱上了他，也想趁还没深陷的时候就抽刀断水，早日回避他——长痛不如短痛，以免日后更深的痛苦。

她还没有让他察觉到她的想法，奇怪的病痛就惹上了身。

他也曾劝她去医院，他可以带她去最好的医院见最好的医生。

可是，一被他揽在怀里，刚刚还在纠缠的病痛一扫而光，几次三番，如是之后，她开始怀疑自己，已被空中无形的另一个女人所控制，她已逃脱不了。那个女人是要她做替身，是故意的。

要他成为她的解药，解她病痛的唯一的药，离开他都不可能，那个女人就是要让她活在痛苦之中：他不在，有身体上的痛苦给她；他在，有成为替身的精神上的痛苦——

在这样的情形下，去什么医院能救她呢？

为什么，你要如此对我？

我和你，何冤何仇？

她开始习惯对着空气说话，对着空气里看不见的女人说话。

有时候是因为头痛欲裂，有时候是因为内心痛苦难忍。

而空气是沉默的，不发一言。

她把双手的指甲撕扯得鲜血淋淋，无意识地自残。现在即使头不痛了，她也自己给自己添加痛苦，不是撕扯指甲，就是用水果刀在身体的伤痕上慢慢地划过。旧的伤痕是一条一条的，背上、胸口，还有大腿上都有，她无意识地用水果刀在伤痕上蹭来蹭去，感觉就像用刀背刮鱼的鳞片一般，有麻酥之感，让她感觉到久违的身体的暖意，心里感到舒服。

无限的舒服。

这样的举动使她上瘾。

他也开始做梦。

在有些日子里，他梦见她可怜地赤身裸体躺在地上，身上爬着蛆虫、老鼠、蟑螂等各种各样恶心的东西，它们鱼贯而出，享用她的身体。她的表情却像真的在享受性爱高潮一般，嘴微微张着，原本姣好的面目带着陶醉的表情和身上爬行的恶心东西的场面交织在一起令他感到胃部抽

搐。

他甚至不受控制地吐了起来。

在另一些日子里，他梦见自己和她做爱，做着做着，身下的她变成了前面的妻，并且妻的上身和以前一样丰盈美丽，但是，下身却变成了骸骨，也就是人体解剖图上才会出现的瘦骨嶙峋的骨架。他看见自己的手正在爱抚着骨架，他看见自己兴奋得毫无人道地和上身是人下身却是骨架的妻在做爱，他的阳具插在她下身泛白的骨架之中，兀自进进出出——

他的身体有了反应，不是因为兴奋，而只是出于恐惧。

手接触到体液，竟是冰似的冷。

凉意席卷他的全身。

他被更为巨大的恶心操纵得更加不受控制地吐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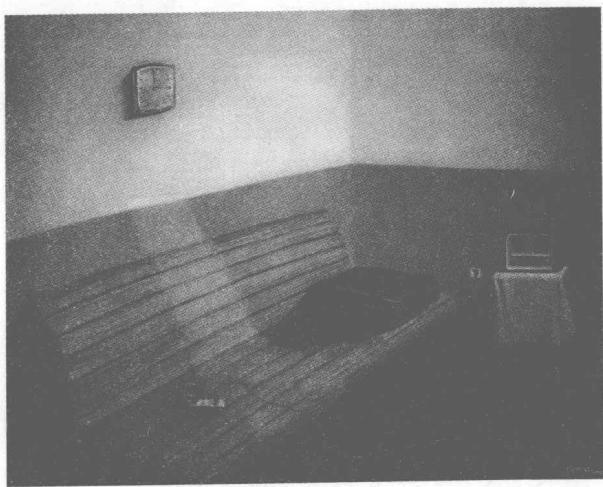
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被噩梦所折磨的男人在某一个午后心神恍惚地过马路，遭遇了车祸。

他死了。

在听到他遭遇车祸的那一刻，她一下晕了过去。

也许她想的是从此自己失去了解药，该如何面对那些



突然袭来的疼痛？

她被人紧急送往医院，着急使她一夜之间满头黑发突然全部变白。

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她不是少年，依然让人为他和她的爱情感动。

头又疼起来，她在地上辗转反侧，有人给她递过来一杯阿司匹林泡片。

一片阿司匹林泡片，加了温水，药片在水里蒸腾，白茫茫一片，像她一样蒸腾着全身渴望去寻求解脱。

她拿起来一口喝进了身体。